

陈巨锁
著

隐堂散文集

陳巨鎖自署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陈巨锁 著

隐堂散文集

陈巨锁自署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堂散文集 / 陈巨锁著.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57-0775-5

I. ①隐…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0853号

隐堂散文集

著 者: 陈巨锁

责任编辑: 薛勇强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775-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力 群

我和陈巨锁先生交往，深知他是名扬中外的书法家，尤以章草为人所赞佩。后来知道他同时也是画家。他送我一幅芭蕉黄菊的中国画，真是笔墨酣畅，枯润适宜。在题词时，用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使作品富有诗情。大概是书画同源之故，陈巨锁把他在书法上的功力很自然地用在了国画上。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这幅佳作。

最近他从忻州来太原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随将他准备付梓出版的一本《隐堂散文集》给我，并请我写序，始知巨锁先生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书法家、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散文作家。我看到他这厚厚的一本文稿，顿感自己孤陋寡闻，虽然我也喜欢写作，但实在所知甚少，有愧同道。

拜读之后，才知道巨锁先生虽人在中年，而已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祖国的名山大川他都走遍了，真不简单！他古文底子深厚，知识广博，作画作文因而便不同凡响。我读他的游记，有如读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东坡的《赤壁赋》，其用词之精微，声韵之铿锵，意境之深邃，皆引人入胜。我特别喜欢其中的《金山湖记》，描写得令人如入画境，文中说：“湖不大，一千来亩，却装得下那长天云影，青山

丽色，偶有风至，波起影动，扑朔迷离，诡秘多变，高深莫测。湖因山而得嘉名，山为湖平添姿色。”这段精美的描写既可看出作者古典文学的功底修养，也显示了他对描写对象的美好感受。我特别欣赏“却装得下那长天云影”中的“装得下”三字，用得很妙。其他如：“雾林烟草中，野兔出没；长天碧空下，雁阵惊寒。”也是很美的骈偶句。虽然“雁阵惊寒”来自王勃的《滕王阁序》，但用在这里，就更有助于增强文章的声色。

陈巨锁除了写游记，也有写人的文章，其中如《赵延绪先生》一文，我就很感兴趣，因为赵延绪既是他的恩师，也是我的恩师。虽然我于一九二七年就受教于赵先生，历五年之久，但我知道的赵先生一生的经历却太少了，陈巨锁在这里既写到赵先生的作品，也写了赵先生的人品，他真是我们可敬的师表。对于赵先生如此详细的记述，也算是为他立传吧，这是很可贵的。

当蔡润田先生在《散文散论》一文中论及陈巨锁的散文时说：“此公以文言句法、格调来写游记，既无欧化句式修饰词的叠加，也无纯白话的浅直散漫，其笔墨之洗炼、简洁，似有柳柳州的笔致。时下，如此古雅的格调已不多见。偶然寓目，反觉清新！”

我把蔡先生的入木三分的评论引来，作为我的序文的结尾，是因为向读者介绍《隐堂散文集》莫过于如此概括精到的文笔了。

目 录

序	力群 1
十里山行故乡情	1
天涯石鼓	8
紫塞雁门行	14
读书山·野史亭·五花坟 ——元好问故里行记	20
金山湖记	27
南高温泉散记	36
东峪秋色	42
七岩山纪游	46
野史亭拓碑小记	52
古钟公园记	56
五台山三日游	58
二唐寺纪胜	74
电影《三上五台山》拍摄见闻	83
清涟河畔	87
吕梁情思	91
晋城揽胜	99

丝路行记	105
峨眉踪迹	132
嵩山纪行	140
灵岩探幽	144
访聊斋	150
隐堂游记	156
竹寺烟雨	163
游三溪园记	170
隐堂花事	176
收古董	182
赵延绪先生	188
印人王绍尊	195
广胜寺壁画临摹记	198
观阎丽川教授书画展	201
潘公遗墨遐想	204
黄山邂逅老画师	206
我与南仙北佛墨缘	208
怀念李之光同志	211
追忆沙老二三事	213
虞愚先生与书法	215
“左书”费新我	217
胡问遂先生	219
“晋西北风情书画联展”前言	221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222
 后 记	 227

十里山行故乡情

元宵节前，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那故乡的变化呀，真让人刮目相看了。不说别的，就连村西那杂草丛生、狐兔出没的荒野上，也建满了房舍。瓦屋鳞次栉比，杨柳漫坡夹道，把当年的张家院和村西的文殊寺连成了一片。

文殊寺早已不存在了，但留在脑海中的记忆，轮廓清晰恍然如昨——在一个高岗之上，有一座古老的寺院，坐北向南，正殿即是文殊殿，内塑三佛、四菩萨、二天王。那佛爷高踞须弥座上，佛光四射，庄严肃穆，却有些冷冰冰的感觉，只有那慈祥的菩萨，身子微俯，露着浅浅的笑容，才让人亲近呢。至于那站殿的二力士，横眉怒目，委实让我害怕过。据说这二力士在晚上还要在寺院中走动呢，也许就是巡逻吧，然而我却有点怀疑。有一天，我便悄悄地把一把麦糠放到力士脚面上，到第二天，麦糠依然如故，根本没有洒下走动的痕迹来，事后我将此事写入了日记，先生还夸奖我“聪慧”呢！

文殊寺西厢北端一间是伽蓝殿，有一尊伽蓝爷是我从小“结拜”兄弟，这是祖母为了我的长寿而认的。祖母

每年领我上庙进香，住庙的老善友敲三声“噌吰”大钟，祖母烧几份香纸，我也磕三个响头，然后老善友把一根“长命”红头绳给我系在衣扣上；祖母把一份供礼送给住庙老人，我便吃着油炸茶食跟着祖母回家去。

寺院的南面是一座南楼，下层兼作山门，扶楼梯上去，豁然朗达：寺门前是一片沃壤，永兴河由西而东日夜喧嚣，临河而建的水磨，发出“吱扭、吱扭”的音响；河南大梁上有一座神秘的古堡，古堡中的乔松在清风里摇曳着。我常独自坐在南楼上对着白云萦绕的古堡出神。

寺门外有一对小石狮子，造型古朴，逗人喜爱。石阶磴道从山冈下的小渠边排到寺门口，中间还有个“之”字拐。夹道的马兰花芬芳馥郁；护门的大松树，老干斑驳，虬枝凌空，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松影婆娑，松涛瑟瑟。文殊寺东面毗连小学堂，小学堂前院中有一棵姿态奇特的紫荆树，每年仲春，繁花盛开，香气四溢，清醇醉人。每当先生外出，淘气的孩子们，便爬坐在枝杈上，活像一群小猴子。

由村子向西而去，走完寺门道，经石门沟口，向南过流水哗哗的永兴河，爬上石板坡，便是通往跌水崖沟的通道“寺塔坪”。这寺塔坪，从小不曾记得有什么塔，却有一棵小桑树，是我永久不能忘怀的。大约是十来岁的时候，我用木条盘养着几十条蚕宝宝，说是我养的，实际上是母亲帮我料理着，我只是提供他们饲料。炎热的夏天，趁中

午放学时，我便独自跑到那三四里处的寺塔坪采桑叶，有时过午不归，母亲便到村口来瞭望。一见面，总是瞪我几眼，怨我跑得太远了，太久了。到第二年，母亲便把那些蚕子送给了别人，为此，我和母亲还哭闹过一场。现在，来到寺塔坪，那棵桑树依然健在，而过早逝去的仅活了三十二岁的母亲，瞪我的面孔却不时闪现，那严肃的“瞪目”中蕴藏着多少关切和爱呢呢！这寺塔坪上，处长满了杨桃梢。地处山区，每遇荒年，人们便采集杨桃叶和饭吃。有一次，我也随着几个同年方纪的叔叔和姑姑到寺塔坪砍杨桃梢，从小瘦弱，腕上没力，手一软，镰刀便落在脚面上，鲜血直流，姑叔们忙把我衣服上的补丁撕下来烧成灰，给我按在伤口上，再用布条包扎起来。回家时，我一拐一拐地背着一小背姑叔们分给我的杨桃梢。时隔多年，杨桃叶的苦涩滋味忘得一干二净了，而那伤疤却永远停留在脚面上，每当我看到伤疤时，我便想起了砍杨桃梢的往事，想起了为我包扎伤口的九姑姑。

坐在寺塔坪的青石上，使我神往的是那当年祈雨迎神的场面。五黄六月，久旱不雨，天干地裂，禾稼枯黄，父老们无不焦急万分，仰望长天。那情景，酷似徐悲鸿先生所作的油画《傒我后》。每到此时，村里的老宿们便发起了“祈雨”的“盛举”，来求助于神灵的恩赐了。我们村二十多里外有个叫“达达店”的地方，那里有一尊一尺多高的神像叫“直（音赤）流爷”。祈雨时，村中推举两位“善

友”，带一份供礼和一条麻袋，徒步到达达店，烧香礼神，第二天拂晓，便悄悄地将这“直流爷”头朝下装入麻袋，背起便跑，庙主人发觉，假追一阵，便返了回去。这叫做“偷直流爷”。这“偷神”和“倒装”未免不恭，也许神灵是不会计较众生的。当“偷神”的善友在崎岖的山道上奔波时，村里正作着迎神的准备。人们临时用学士椅子绑扎一个“爷爷楼儿”（即神龛），两个人抬着，走在一个古老的仪仗队后面，这仪仗队，前面是一面大铜锣，啷啷开道，接着是一面蓝色大旗在锣声中震荡，随后有“回避”、“肃静”、“立瓜”、“卧瓜”、“朝天蹬”之类的各式仪仗，这些玩意儿都是用学堂中我们这些小学子扛着，善友们端着供物，神态威严地走在中间，周围还跟着一大群赶不走的顽皮孩子，大家都赤着脚，戴着柳条扎的凉帽，浩浩荡荡走出村来，好不威武，俨然是戏台上出将的架势，古老的山庄顿时热闹起来。队伍来到寺塔坪官道口，恭候那“直流爷”的到来。一旦接到“探子”报来“神到”的消息，大家便跪了下去，把神像倒出口袋，端正地安置在圈椅里，然后大家熙熙攘攘地返回文殊寺，将“直流爷”安放在正殿的佛坛前，两方有本村的龙王爷陪侍着，下面便是祈雨的善友们轮流跪供了。在祈雨的日子里，人们不时引颈长天，倘若碧蓝的高空飘过几片白云，便觉得是“直流爷”的“灵应”，若在三五日内降一场喜雨，人们更感谢神灵的恩泽了。到秋闲季节，唱一台“谢雨戏”，把“直流爷”和

龙王爷从文殊寺请到戏台对面的神厅内，让他们也舒舒服服地看几天戏，然后用一个新制的神龛把“直流爷”送回达达店。“祈雨”的“盛举”方告结束。“迎神”和“社戏”那严肃和热闹的场面，在我儿时的心目中，倒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收回这些往事的遐想时，已经走过了斜道，又沿着河谷，漫步在山路上，那水泉沟、窑子沟、槽子沟、三人沟、尽柴背、褡裢沟、寺南沟的景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山峰起伏，姿态各异，或雄宏，或峭拔，有的青草覆盖，有的杂树丛生，有的孤峰独立，有的怪石嶙峋。那水泉沟的清泉，天旱不涸，只是太细了；严冬不冰，还蒸腾着热气，水中荇菜，碧生生的随波晃动。那褡裢沟的山溪，每到春天，溪水解冻，奔流不息，从无倦意，永葆活力。而走道沟的烧山药，想起来比那山珍海味还香呢。背柴下山，在路旁歇了肩，刨几个山药蛋，架一堆篝火，湿柴冒着青烟，发出乒乓的声响。不一会儿，山药烧好了，小伙伴们吃着虎皮虎皮的山药蛋，并在清溪中喝几口“爬爬水”——手托石块，双膝而跪，俯身下去，以口汲水，才饮几口，清凉遍体，那才来劲呢。

前面到善友沟坪，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传说文殊寺当初就建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才迁到村西的。现在这里还留着两块大磐石，便是人们所说的左石鼓右石砚。磐石后面新建一排砖瓦房，是大队鹿场的办公室和宿舍。

鹿场有三位工作人员，大都四十开外的人了，有两个还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见了我有点隔膜，不像当年那么亲切，我也不敢直呼一位叫“山鸦鹊”同学的绰号了。他们养着四十多头梅花鹿，白天在山野中放牧，晚上赶回了鹿砦，这是一个用大石块围起的八尺多高墙壁的大圆圈，也有几间有屋顶的鹿圈，可供鹿儿们聊避风雨。这些鹿，每只都有名字，它们与主人很亲热，主人抚摸着它们，它们依偎着主人，但当我这个不速之客走过去，它们竖起了耳朵，甚有戒意，你一走过去，它便跳开来。鹿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有的鹿有时深夜越墙而走，几个月后才转回来。这些鹿，每年产羔子、锯鹿茸，也给大队增加三千多元的收入呢。此外，这里还有苗圃、牛圆圈、马圆圈，是植树和放牧的好处所。

鹿群要出坡了，我握别老同学，再沿河谷行进，前面到磨石湾。这里奇石叠错，相映成趣，看似危然欲坠，然而千百年来，风雨不动，杂然横陈，供人欣赏，任人品味。过了沙崖沟，便是惊心动魄的石罅前崖，但见那峭壁摩天，白云飞渡，几只老雕，盘旋崖前，扶摇直上，倏忽无踪。再前行，是红条背、跌牛沟、四家沟，这都是农民们在冬闲季节割山柴、伐荆条、砍山货、搞编织卖现钱的聚宝盆。春天入山，山桃花、野玫瑰，争芳斗艳，一丛丛，一簇簇，临风如醉。夏秋入山，却又像到了花果山，油荷荷、面果果、马茹茹、林蓁蓁、羊角角，还有山葡萄、山桑葚什么

的，任你挑、任你选，或甜或酸，或酥或软，山桃野果，分文不收。吃足了，孩子们欢乐地砍起山柴来，或放歌，或长啸，或学鸟鸣，或学狍叫，那是再快乐也没有的。说山柴，那是朴榆，这是椴朴，这是红心柳，那是杏枝，拖肚上结和尚头榛子，白胡槿上长毛榛，六道木传说就是杨家女将穆桂英使用的降龙木；那冬夏柔软的红暖条，光洁玉润，红如玛瑙，俗称媳妇条；而“植儿梢”，人称红柴，大年初一，人们用它煮饺子，取其吉祥之意。那顽槿叶子是小羊羔的毒药；而楸子树，却又是山水画中的“鹿角”……山中的一草一木，我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见到它们，如同见到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我抚摸着这一草一木，似乎童心萌发了。

山回路转，迎面来到遐迩闻名的“崞县八景”之一“石神瀑布”的跌水崖，那是多大的气势呀，一匹素练，直挂青岩翠壁之上，岩石间，杂树凌空，几十只野鸽子站在山石上，“哥咕”而鸣，山幽谷静，回音韵长。说也奇怪，有瀑布，却无澎湃之声，这是因为我这次来跌水崖探胜，还是在早春二月，水未解冻，簸箕湾流出的暖泉水，在这高岩大壑上，化为了冰瀑，晶莹透亮，闪烁生辉，俨然是冰雕玉琢的。若在盛夏雨后而来，未到其地，先闻其声，身行崖下，寒气逼人，加之山禽和唱，野果交辉，你也许认为是误入花果山水帘洞了。故乡的山竟是这么美，故乡的水竟是这么醇，故乡的草木竟是如此的可爱。我不禁吟道：山行无长路，一片故乡情。往事落寒泉，童心系高藤。老桑识似旧，新鹿记未曾。忽闻声清越，幽谷鸣鹈鹕。

天涯石鼓

从小山居，对高山大岭、深谷小溪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到一地，总想抽暇游览，似乎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年来，得以壮游祖国名山大川，东凌泰岱，西上华岳，北登恒山之巔，南极潇湘之水；泛舟漓江，饱览桂林名胜；小住黄山，饫赏云海奇观；岭南西樵，赣北匡庐，流云飞瀑，变幻多姿；雨中太湖，月下西湖，给我以神奇莫测的印象。饱游饫看，直可拓胸襟，开眼界，长知识，启灵扉，壮笔墨。祖国的壮丽河山啊，使人情倾神往！登山，情满于山；观海，意溢于海。

在碧云天黄花地的金秋时节，我有幸再次到故乡的名山——原平县天涯山一游。

出原平县城，一条大路，向东而去，道路两旁是丰收的“万亩方”，种满了高粱、玉米、谷子和豆类，还有蔬菜什么的，这一切好像是用玛瑙和翡翠镶嵌的图案，也好像是用彩霞和珍珠织成的云锦。谁曾想几年前这里还是蛙声咯咯的盐碱滩呢！这该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才换来丰收的喜悦！欣赏着悦目的景色，同行者不禁发出“啧啧”的

赞叹声。

车转了九十度的大弯，正北而去，一直到“油篓山”下。这里是旧地重游，便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孩提时，曾有一次跟随祖父在这里赶庙会。荒郊河滩，一座小山，顶上有几间古庙，庙内神像威严，使我不敢正视。庙前有个“捞儿池”。少年的心理，哪里知道“劳什子”的用意，也很想捞几个玩玩，然而祖父将我拉走了。那些卖小玩意儿的，有小鸟口哨、小泥人、羽毛做的转铃，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吸引着多少眼馋的孩子们，我也不忍离去。天色不早了，买几个锅贴儿吃吃，穿一串麻叶带回去。结束了一天的郊游，幼小的心灵，也觉得很为满足，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有滋味呢！今天登上“油篓山”，庙宇荡然无存了，所欣慰的是，眺望滹沱两岸，田园如画，稻谷飘香。十几孔的拱形大桥，横跨滹沱河上，西接“油篓山”，东至天涯山脚。远远望去，桥如长虹，又如洞箫。滹沱河由北而南，出拱桥，便豁然开朗了。

车过“红旗大桥”，绕过一个树林掩映的村子，爬上一个漫长的黄土坡，便到了石鼓祠。祠院坐北向南，山门和“鼓殿”建在石砌高台上，台上和台下共有四根石旗杆，亭亭玉立，高插云天。台上，还有一棵酸枣树，老干斑驳，饱经风霜，枣叶都落尽了，枝条上还挂着未落的红溜溜的圆枣，装点着秋色，实在喜人。

“鼓殿”内供着介子推像，后壁上画着三十二幅有关介

子推故事的连环画，人物造型严谨而不呆板，衣纹服饰的线条挺劲而流畅，设色富丽而不庸俗，看上去，这是具有很高绘画技巧的民间艺师的手笔。

石鼓祠，实际就是介公祠。出庙门，台阶下是一个很宽绰的戏场，场南有三间北向的乐台。“每年寒食三日，左右乡民，咸来祈赛，及游人行客车马，往来焚香瞻礼者，不可枚举。”据介绍，过去一年一度的“石鼓庙会”，热闹非常。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传统剧目被赶下历史舞台，“样板戏”又哪里能在这“四旧”的舞台上演出呢。此后，这里就很少有人问津了。所幸乐台未因“四旧”而破，至今安然无恙。乐台的四条明柱上有两副对联，书法流畅可爱，虽经风剥雨蚀，却还依稀可辨，兹录于下。

其一：

名利交迫，扮几场争夺情形，如觅蝇头，如居蜗角。
善恶两分，写一本彰瘴榜样，俨披鲁史，俨谱毛诗。

其二：

上下数千年史书，偌大坛场演就。
新旧几百章乐谱，等时歌舞尽之。

在“文革”时，旧舞台上的剧目看不到了，然而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戏剧始终没有停演过，那些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谁个善，谁个恶，不是很清楚么！那些追名